

“金边”是怎样炼成的

□程华

单位首次组织打新冠疫苗的那会儿，摇头的比点头的多。

我属于“摇头族”。疫苗效果如何？有无副作用？而且，听说要排长队，本就有密集恐惧症的我，如今又怕新冠病毒染身，就更不敢去扎堆了。那就先观察观察再说呗。

负责联络的同事隔三差五在工作群里提醒大家：“后天有科兴、智飞，要打的找我登记。”“还有没？报名马上截止啊！”渐渐地，越来越多的人打了第一针，动作快的打完了两针。眼看成了剩下的“一小撮”，我只好期期艾艾报了名。

三月天，阳光甚好。我去到指定的社区卫生院。不大的厅里，柜台上溜3台电脑，每台电脑后面端坐一白大褂；几排长椅坐满前来打针的人，全都戴了口罩。一个白大褂不时招呼：“打完观察一会儿再走啊！”她声音轻柔，却让我思想跑偏：难道不排除有危险？我四处打量，想看看有没有人脸上起疹或当场晕倒什么

的。然而，并没有看到。到我了。我有些僵直地走过去坐下。“有高血压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有糖尿病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最近服用什么药物没？”“啊，前天停了感冒药。”“那下次再来吧。”男白大褂说。

我忙起身溜掉，懊恼之余竟又有点如释重负：没打成可不是主观原因哦。

工作群里依旧不时“广播”几遍。逍遥“针”外的人数持续减少，同事们的担心也渐趋于无。一位常驻上海的闺蜜说，她已经打了，医护人员也贴心。闺蜜一门书香知书识礼，我一向信她。几句闲聊促我下了决心：打！

时已初夏，阳光热辣。一早8点多钟，离卫生院老远，就见一条“长龙”花花绿绿从卫生院门口一直逶迤出几百米外。稍有犹豫，“长龙”又延伸出好几米，吓得我几步冲到“龙尾”处。没半分钟，屁股后又跟上了十来个人。

我终于蜗行着进了大门。登记、领号，手拿一张注射卡，随人群去隔壁排队注射。4名医护人员一色白大褂、手套、头套，表情淡定，

动作麻利。“哎哟……”前面女子眉头皱眼起身离开，表情如刚刚被人殴打过。眼见银闪闪的针头冷飕飕逼近手臂，我浑身一凉，赶紧扭过头去。入针有点酸胀……仅仅几秒钟，那针就毫不犹豫离开了我的手臂。

“完了？”“是啊，完了。莫走，观察半小时再走。”之后的日子，我十分留意身上的反应，然而，不管是犯困还是其他不适，都没有出现过。打第二针时已是盛夏。这次怵的不是针剂本身，而是那几百米“长龙”。喜出望外的是，这次队列“壮观”程度远不及上次，而且旁边还有志愿者不时热心通报：“智飞还有，科兴快打完了。”“阿姨打科兴吗？我帮您问问看能不能排上。”

尽管我忘带上次发的注射卡，但工作人员很快刷我的身份证确认了注射记录。这次从排队到注射完毕只用了20多分钟。

刚出门口，手机响了。“打疫苗了没？我已经打了哟！”老爸的声音透着得意。

“啊？你多大岁数了还打?!”“我科兴两针打完了，一点感觉都没有!”老爸大声武气。“怎么不事先和我商量啊?”“嘿，商量个啥？你看外国疫情闹得厉害，好多人自生自灭呢。还是我们国家好，免费给老百姓打！照顾好自己就是不给社会添乱，懂不?”

一个月很快又过了，收尾那一针本应在7月底完成，孰料诸事繁杂一拖数天。也就在这些天里，又一波疫情陡然暴发，全国多个城市告急，这次是“德尔塔”变异株，其传播率、传播速度和毒性均N倍于2020年原版。

南京、张家界、扬州、郑州、武汉……多个城市全力以赴与疫情进行着殊死博弈，许多地区包括重庆也打响了生命保卫战。面对“升级版”变异株，公众普遍关心一个问题：疫苗还有效吗？专家通过大量事实基础上的科学分析给出答案：现有疫苗并非特效药，但可有效降低罹患新冠后的重症率和死亡率。

得赶紧打！恰好周末，要去仙女山看望在

连结起历史真实、艺术真实与情感真实

——简评话剧《红岩魂》

一部红色主旋律题材话剧，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影响？为什么会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？

熟悉的故事，新颖的表现。小说《红岩》家喻户晓，由它改编的电影、戏剧、电视等有很多版本，如何避免“同质化”呈现？话剧《红岩魂》交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。该剧讲述了人们耳熟能详但表现形式又不同于以往的故事，特别是“狱中八条”等，将历史与当下巧妙结合。在情节的处理上，将矛盾冲突生活化、真实化、人性化，剧中没有出现严刑拷打、慷慨就义等场景，甚至没有一声枪响、没有一滴鲜血，而是注重对革命志士内心世界的塑造，通过表现革命者的真性情，由此，赋予了信仰更多的人间温度。比如陈然被捕那场戏，他将妹妹推入隔间藏起来，“我可能走不了了，但你要帮哥赶到开明书局去让老板老孙马上转移”“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，记住，你对我的事情一点都不晓得”“有机会的话，替哥到延安看看，我还没去过”“别怕，你也要走的那条路一定是光明的”……这一类似独白的简短台词，让一个既有亲情挂牵又信仰坚定的革命者形象，顿时立体、丰满起来。

创新形式，让红岩人物“活”了起来。话剧《红岩魂》采用时空交叠的方式深化主题，特别是全剧临近结束的时候，革命志士询问“张爷爷”“小周”的一段对话尤为精彩——“我们的国家怎么样了？”“老百姓都能吃得饱，过上好日子了吗？”“孩子们都能上学了吗？”“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，进行严格监督了吗？”这不仅将全剧推向高潮，也是对现场每个观众的叩问：他们风华正茂、为信仰而死，把民主、自由、幸福的明天交到我们手上，我们该如何去珍惜与建设？

舞美精致，追求大写意。话剧《红岩魂》是对经典小说的重新演绎，在舞台表现力上追求可视性，场景切换、道具使用以及灯光的处理都比较现代。比如，投影技术配合着纱幕和舞台后方冰屏的使用，让整个视觉画面变得丰富，并有层次感，蝴蝶的振翅、书信文字凌空于舞台，也让人赞叹不已。此外，每场的转换也十分巧妙，无声无息，干净利落。

红岩精神永放光芒，红岩题材也成为艺术再创作的丰富泉源。

天馆八月桃子香

□彭鑫

八月的酉阳天馆乡，山高低密，松涛涌动，溪水潺潺而歌。人在此中游，自是清凉无汗。紫薇树下，一潭清泉，晶莹透明。七八个红桃，静卧其中，浸了个透心凉。

儿子早等不及了，抓了个最红的，掰开，猛咬一口，甜，香。他埋头猛啃，红汁汩汩，一下子就成了个大花脸。他连声说：“这就是蟠桃！蟠桃！”

儿子穿一身红色球服，上蹦下跳，活像一只小红猴。这些日子，他看的绘本是《大雨天宫》，听的故事是《西游记》，玩的是金箍棒，还一直在寻觅心中的蟠桃，今天终于得偿心愿，来到了“蟠桃园”。

华明姐带着姐妹们也在采摘。她们戴着草帽，提着竹篮，在桃林里穿梭，每摘一个桃子都那么郑重。她们脸蛋黝黑，身手敏捷，笑容如山风清爽。

我的思绪回到了几月前的暮春时节。站在高高的山岗上，俯视大土桃园，千万桃花，亿万花苞；花朵艳如童子的唇色；花苞鼓胀，个个顶

着一颗朱砂。游人欢喜地看着桃花，桃花也欢喜地看着游人。如今，桃花已变成桃果，游人的眼福也变成口福。

这些，都与华明姐的“种桃宣言”分不开。8年前，华明姐还是一个水果商贩。有一天，她和丈夫说起想开辟个桃园。

丈夫不同意：家里水果生意做得不错，日子还算殷实，为啥要折腾？华明姐给丈夫算了一笔账：一棵树结一百斤果子，每斤果子就算卖一元钱，一棵树就有毛利一百元，一万棵树就有一百万元。丈夫终于同意了。

一棵桃树结的果不止一百斤，有两百多斤呢。而桃园的打理，平时要10来名园工，果季时需要30多人。这样一来，村里的姐妹在家门口就有事做了。

孟春时节，春雨淋漓，春阳灿如白银，草木葱茏起来。华明姐她们带着白手套，弯着腰，一把一把地拔去杂草。炖板栗桂花鸡时，她们开始剪枝，给桃树来个删繁就简。朝天枝剪掉，重叠枝不要，减少营养损耗，果子才甜才大；树木更通风，病虫害就更少。刚开始，她们下不了狠心剪掉那些胳膊粗的树枝。农技站的技术员三

上桃园，苦口婆心地把她们说服。

冬天，山风如刀，雪深处没过膝盖。她们一脚深一脚浅地把有机肥油枯饼埋在树下，也把希望种在树下——就盼着来年的桃园鲜花艳艳、硕果满山满岭。就在这个夏天，她们忙于采摘。她们看桃子的目光，和她们看儿女的目光一模一样，是那么的炽热如火，又那么的柔情似水。

一筐筐红桃运到了桃屋里，还得精心筛选。被虫子尝了鲜的，流着桃胶的，个头太小的，都要挑出来，它们将成为桃园里大花猪的美味。

华明姐和姐妹们忙不过来，返乡大学生在酉阳团县委的组织下来帮忙了。他们干劲十足，背上的竹篓装得很满很沉。他们的欢声笑语，惊动了桃林的山鸟，也惊动了天边的白云。他们的心思很单纯，就是身上文化衫上的一行字：酉阳，我们的美好生活。

夕阳西下，我和儿子在“蟠桃园”里闲逛。摘完桃的女大学生们，在桃树下直播带货，助力乡村振兴。县青年电商协会的一个会员在一旁指导她们操作。她们一脸朝气，她们的语气和蜜桃一样清甜。儿子说，她们和华明姐们都是“蟠桃园”的仙女呢！

嘉陵江畔那道湾

□刘江

嘉陵江穿山越岭、百转千回，在悦来勾勒出一道美丽江湾。只见水面透亮清澈，岸上桃林漫野，像是一幅高手绘制的画作。单位刚好在附近，天气晴好的时候，我便到江边踱步，远眺大江奔流，近看两岸青山，倾听啾啾鸟鸣，一天的疲惫顿消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已成了这道江湾的常客，对她了解愈深，就愈发产生眷恋。

周末和节假日，是江湾游人最多的时候。有人坐在岸上写生，有人聚在绿荫下野餐，更有人索性躺在地上，枕着涛声美美地睡上一觉。活泼的小孩子，捡来一把小石头，用力甩到江面最远处，听着水花中发出咕咚的声音，自己也跟着咯咯咯笑起来。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，我就在想：他们可否听过嘉陵江畔发生的故事？是否从奔腾的江水中想到了什么？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大河。每条河流，都目睹了两岸人民的喜怒哀乐，承载着温润大地上的厚重历史。你认真听的话，就能从嘉陵江的流水声中感受到这座城市沧桑巨变，找寻到岁月铭刻的奋斗足迹。

那是一首歌，传唱着悲痛，传递着不屈。上世纪30年代，一个草深水涨的季节，在重庆教书的作家端木蕻良，常常漫步嘉陵江畔。呜咽流淌的江水，让他想起了沦陷的家乡，他慨然写下歌词《嘉陵江上》：“那一天，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，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、家人和牛羊。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，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，一样的流水，一样的月亮，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。”歌以咏志，悲怆的歌声里不只是伤痛，更饱含着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。那时的嘉陵江畔，无数革命先辈在

那里避暑的儿子。不知山上的卫生院能不能打疫苗？

周六中午急急跑去卫生院，顿时倒抽一口凉气——排队的起码有上百人！在主城见识过的逶迤“长龙”，居然出现在200多公里外的高海拔山上！

“哎，这里偏是偏点，但既有当地人又有避暑的人，肯定就打挤了嘛。”见我犹豫不决，前面一草帽大叔热情地提议：“打嘛，反正都要打，早打早放心！”

卫生院大门一侧搭起凉棚，里面3个人穿防护服戴护目镜，不时有人进去做核酸检测。人虽多，但队伍前移速度并不算慢，注射室里的两位医生已开足马力。好在山上气候凉爽空气清新，尽管排队花了1小时40分钟，等候的过程并不觉得太长。

走出卫生院，翻出健康码一看，绿码上果真已镶了“金边”。

也就在当天，儿子所在班级群发出通知，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总体安排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学校将从8月起分批次启动12—17岁学生疫苗接种。

与最初的彷徨观望截然不同，这一次，我毫不犹豫加入接龙报名。《致家长的一封信》中有句话特别引起我的共鸣：“保护好孩子就是在守护我们的未来！”



夏夜晚风（中国画）

董怡辰

□李韦华

“上山砍柴不用刀，下河挑水不用瓢；阿妹不用人介绍，唱支山歌来搭桥。”

“我唱山歌素有名，唱动天上织女星；织女听了爱上我，爱我是个勤快人。”

我的老家地处梁平蟠龙山区，古蜀道和318国道都从这里穿过，至今还有多处历史文化遗存。过去生产力低下，山区农民劳动艰辛，就通过吼唱抬儿调、薅秧歌、开山号子、打夯号子等山歌来消除疲劳、提劲壮气。这里的山歌有着天然的音乐美，爱情歌谣更是情真意切，缠绵委婉，生动地反映了巴渝人民的生产生活、思想情感。

“阿哥砍柴到前山，情歌唱起响山间；阿妹洗衣在河边，遥听情歌心里甜。”

提到爱情歌谣，不得不提扈槽村的“民歌老人”杨学超，他是国家级非遗项目——梁平抬儿调的代表性传承人，还把山歌唱到中央电视台《民歌·中国》栏目。杨学超能唱的爱情歌谣有数百首，信手拈来，张口就唱，音律优美、节奏明

快，成为弥足珍贵的乡音。

“一根田坎二面光，一路黄瓜一路姜；黄瓜没得好吃，媳妇没得女好当。”

忠贞不渝的爱情，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追求。地处梁平大坝的礼让镇是“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，廖建仁在该镇当过多年文化专干，他常与当地乡村乐队歌手李东明、癩子锣鼓传承人贺志灿等一起，来一段梁平坝子的经典情歌《送郎》：

“送郎送到屋当头，郎上马来轿上楼；郎上马来呵呵笑，轿上楼来泪长流。”

“送郎送到柚子园，摘个柚子各半边；郎半边来蜜蜜甜，轿半边来纠纠酸。”

其实，无论山区还是平坝、乡村抑或城镇，爱情歌谣的内容大致相同，由爱情激发出来的艺术之花十分绚丽。

“扁担挑水挑钩长，双手摸到水桶梁；屋里还有半缸水，假装挑水望情郎。”

“幺妹地坝晾衣裳，手把竹竿把郎望；娘问女儿啥啥子？我看竹竿哪节长？”

《我看竹竿哪节长》与脍炙人口的四川民歌